

嘉慶廬州府志

廬州府志卷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佚事

漢藝文志有小說以謂出古稗官君子之欲多聞其取之廣矣故以佚事存於此志其是非當否有勿論焉

華陽國志漢文帝末年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又文翁爲蜀守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在城南後遇火太守陳畱高映更修又增二石室

玉海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

集古錄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修周公禮殿

太平御覽文翁者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初歷

下歧以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忽有數

百頭野豬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

此條當有說字

後漢書廉范傳范字叔度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

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

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

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當是耳麟亦素

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

吳志妃嬪傳吳主權步夫人淮陰人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

以美麗得幸於權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少曰魯育字

小虎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薨追贈恭命皇后

晉書華譚傳譚字令思永寧初出爲郟令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以功封都亭侯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因法收譚周馥理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乃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絹二疋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

袁甫傳淮南袁甫與譚齊名以詞辯稱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知壽陽西何以恒旱壽陽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

太平御覽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竝齊衰

心喪三年趙欲爲娶齋酒米往婚家遇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直至銜邁衣如此者三邁心動走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以擔煞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邁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說之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者數四邁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歷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晉書郭璞傳璞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

信璞促裝去之後數旬而廬江陷

搜神錄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尺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求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神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畱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稽神錄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廐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
狀若散火羣馬驚嘶漢威以爲妖拔劍斬之數月除廬州
刺史

又廬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耕夫不
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
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二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
親見之

又劉威由廬州移鎮江西既去郡中大火虞候申巡火甚急
而往往有持火夜行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版
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崇爲廬州刺史火災
乃止

又廬州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上州案其妻女在家方
初經忽二青衣人手執大書自廚中出厲聲曰語爾夫何
故殺僧遂出妻女皆驚怪流汗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
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僧死之日卽遇諸塗百計禳謝月
餘竟斃

又廬軍吏蔡彥卿爲柘皋鎮將暑夜坐門外納涼忽見道南
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卽滅次夜扶杖往伏草間
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卽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
銀數千兩遂致富云

搜神後記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著
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見二

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錄異記錢塘江湖頭昔伍子胥諫吳王死臨終戒其子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涌高數百尺越錢塘過魚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湖頭中因立廟以祠廬州城內泚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泚河之水亦鼓怒而起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湖水相應焉

前定錄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有二遷客一日武微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一日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

話舊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請俟他日吏以告觀曰某與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謂曰吾中外無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讀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旣出顧左右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二客相顧甚異之譖歎息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至大梁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叅軍房安禹私謂某曰少間欲有以奉托幸一至逆旅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當

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侍然此子命薄不可厚
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

馬令南唐書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
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
獲家明因進詩曰玉鬚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
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
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霜
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
且無人相輔皆慙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
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
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

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
元宗慙之俛首而過

墨客揮犀太常博士李處厚知梁縣民有毆人死者處厚往
驗其傷以精及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迹有一老父求見
曰驗傷而不見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繳日中覆之以水
沃屍其迹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往
往用此法

入蜀記七月十一日至真州遊儀真觀在城南里許有老道
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真本末又十九日
過臬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
名寧淵觀舊說臬磯有梟能害人故名郡縣奏乞觀額時

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

避暑錄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歌性高簡故官不甚顯與外大父晁公善晁公尤愛其詩先君嘗得仲蒙手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字盡清麗以爲翫橋在廬州境中詩後亡去略追記之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蟻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傷篇計十六句余五七歲時先君口授曰小兒識之

挿塵錄孫立者壽春人少爲盜敗露竄伏泲河中覺有物隱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啟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印背云太平興國八年鑄三十年以從軍之勞差充安豐軍鈐轄安豐卽昔日壽州也遂用此明清爲判官

日親見之

太平廣記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痛之餘歸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懺悔見佛身黃金色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

呂氏童蒙訓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比死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子之及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百金委人也兩人相讓者久之公觀此事因曰誰謂世無好人

明隆慶志至元丙子春西淮閩帥夏貴歸元宣授中書左丞

已卯死有弔以詩者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又文信國集杜詩曰借問大將誰野骨當速朽逆節同所歸水花笑白首

江南通志宏治初店埠東北居民修橋掘土得小石碣一長可三尺許上鐫慎縣界三字背刻少避長賤避貴六字

按元楊瑀山居新語引律文有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之說疑此碣係元時所立

又嘉靖中舒城太學生周駿寓燕納妾外弟陶唐嘗相往來有鄉同舍生徐朝案者疑周妾私於陶置字案聞周見之恚甚遂殺陶還自殺事聞拷掠終無主名及徐再入謁選甫至寓雪深數尺主人迎謂之曰君何來遲有周某者日

來訊君徐心動未及答而周與陶入矣其挾徐以去主人望影尾之雪中絕無人跡越歲忽得徐屍於一深井萬歷中錢令從長安聞其略及莅邑爲人士道之以示儆云

又舒城鳳凰橋官溝舊稱玉帶河碑沒已久街傍露頂可數寸萬歷中林尹出之秀鐫小楷宋紹定二年林知縣立喟然爲覆以亭誌之曰五百年舊蹟因作詩云五百年餘前後身而今桑海幾揚塵四郊只剩山川舊片石誰畱姓字新自信彼蒼應有意再來此地豈無因璇淵一水環如帶繼我造功俟後人

十國春秋徐仲寶長沙人順義時爲舒城令已又改樂平令皆有能名仲寶在舒城日與家人見白氣斜飛而去中若

有物仲寶婦以手攫之得玉蛻蝶一枚製作精工人莫能測及在樂平家人復於厠竈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帥人掘其處深數尺有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當時傳爲異事

江南通志米元章芾知無爲軍在郡時蝗不入境鄰縣移文告芾謂驅蝗入彼芾判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非干人事擗排敝司既能遣去貴縣何不發來人傳爲風流名語云又吳橫溪萼侍郎光義之祖也嘗以形家言卜得生曠族屬復有以形家言奪之者萼曰以一塊土爲爭端而薄宗族吾何忍焉遂棄之子守溪廷弼當光義令仁和時或言以茂宰父何不一覽西泠之勝廷弼曰吾爲子之事未畢敢

言爲父之樂乎以尊猶未安窺窳耳負土事竣始一往視見光義貌少瘁正色曰精神用在一處自無不足汝我一人子而仁和萬人父也汝不負爲萬人父卽不媿我子矣

又楊宗父重三自廬渡江從明太祖立功授成都中衛指揮同知宗當世官乃讓與弟襲借弟至蜀爲別業以居與賢士大夫遊一日子入市得金告宗宗曰汝得而喜彼失而憂矣命往候失金者驗實還之

又成化間廬郡火災連焚數百餘家至朱震所居火忽飛越而過乃復蔓延震屋巋然獨存震素孝義人以爲至行所感云

又廬江人宋元徵知夏津縣運河淤漕滯元徵默禱河神躬

挽大纜前行水立湧千艘如駛

又傳堯黎時雍謹言行篤氣誼一友人病垂亡酷暑急謀喪具時雍卽呼匠到家代爲治之其妻曰今日爲兒製學中吉服而雜以凶器恐不祥時雍笑曰吉凶數也何害

又土橋鎮丐者不知何許人時曳竹持筐巧於市叩其姓名笑不答有客寄囊金於市僧僧受而潛置臥內其妻曝所藉草不知有金也久之客索所寄囊僧索諸婦婦覓不得窘且投河一市皆聞丐聞趨至曰我於路上草中得之者柰何苦而婦也取囊付僧封識如初客願分半與之丐銖兩不受後不知所終

又舒城史家岡史姓聚族居焉有史氏女歸胡福年二十三

福死夫黨欲奪其志史服男子服徒步三十里歸母家產
遺腹子仕祥後仕祥事母孝冬夜臥必先溫母被有司旌
之當仕祥少時有老人過門索茶因備雞黍食之且畱宿
明日老人去謂仕祥曰汝母奇節汝又孝汝母百年後當
以我席下地葬之又曰汝母辛勤織紝所積金藏之笥中
勿輕發葬時須用也言畢不知所之未幾史族構訟更回
祿廬舍爲榛莽史年九十七卒仕祥謀葬母老人所指席
下地而史族子姓不從仕祥憶老人言以笥中所藏金與
之遂得窆自後家日起四傳至守恆崇禎戊辰進士以編
修殉國難諡文節守恆子永亨康熙庚戌進士雷廉巡道
其餘子弟多顯者舒人每樂道其事爲節孝之報以史家

岡爲胡氏發祥之地云

康熙志周平園所徵包公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五月男琪奉命勒石世傳公子纒縋而不及琪豈家乘亦有誤耶

合肥志余闕姓唐兀氏父沙刺藏卜舊以余字加於沙刺藏卜之上是以子名爲父姓也誤矣

又宏治七年郡守宋公鑑令人平金斗岡作街市以居貧民當岡峽處有古溝高三尺闊二尺五寸甃甃甚固溝口有石一方刻云尉遲敬德監造或云敬德墓在蜀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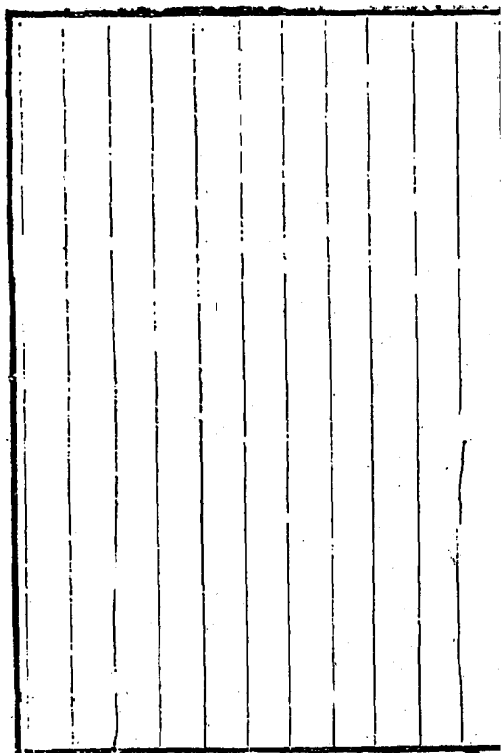
異志馬公亮少時臨牕下秉燭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而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呼曰速爲

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誠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字遜謝而去

輿地紀勝紹聖中香積喜師嘗編木黃池絕大江經巢湖有謂師言者曰湖神之靈過者必祭師不聽既而果膠于淺師曰湖神之靈我所知也我佛之威德湖神亦當知之吾縱獲罪于湖神湖神安得壞吾佛之木哉言訖木起浮

採訪事實李貴合肥人熊廣泗僕也廣泗任千總謁酒院將以事受杖貴前跪請曰奴願代主受杖杖訖傷重咯血未匝月死自是貴之子孫熊氏皆善待之不責以事焉

又王合雲合肥人司鳳儀僕也司死家亦貧其妻老而無依
合雲行乞以養主母者十餘年司妻賴是得終天年邑人
見之者皆呼爲司氏義僕云



廬州府志卷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雜文志上

方志率以題詠爲藝文一編考之宋人作志多附見山川古迹之屬且藝文志應載本郡名人撰述不宜以題詠當之也今仿其例散見各門按之范成大吳郡志亦如此其以賦詠無所附麗者萃爲雜詠一帙今稍變其例名爲雜文以詩附其後焉

漢明帝賜廬江太守獻雒山寶鼎詔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旣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

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大常其以祔祭之日

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以獻雒一作雒

漢章帝賜廬江太守東平相詔

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

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

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

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顯茲異行

元和元年告廬江太守東平相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也

漢和帝答侍中賈逵請矜宥劉愷詔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

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爵篤蓋王

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立後不得以爲比

中侍

賈逵上書請矜宥劉愷優詔答之徵愷拜爲郎

漢質帝本初元年詔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瘵最甚生
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
爲之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卮掩骼埋胔之
時其詞比郡見穀出廩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陳宣帝初復合霍等州特行肆赦詔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
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肝食爾憂朕嗣纂鴻基
思宏經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仄瑄未
周凱捷相繼拓地千里連城將百蠶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
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出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今
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覩皇風宜
賈曲澤可赦江右淮南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兖

青冀南譙南兗十五州邳州之齊安西陽江州之齊昌新蔡
高唐南豫州之歷陽臨江郡士民罪無輕重悉皆原宥將帥
職司軍人犯法自依常科

宋高宗御札若不便進當行軍法

紹興中金人與偽齊合攻廬州帝以手札促揚沂中

率師
赴援

宋寧宗敕卿遠將使旨盡獲戎昭乃心國家忠勞備著朕夙
宵興念每用歎嘉今秋氣日高西情難測率勵將士申固疆
陲叶心良圖以全制勝使社稷賴長城之衛而逆賊知中國
之有人唯卿是毘寬我憂願有少湯藥住萬至懷再茲筆示
想宜深悉邱密宣撫江淮金人南侵或勸棄廬州為守江計
密不從益增兵為防帝嘉之賜以湯藥

明太祖招諭左君弼手書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

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
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
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有可量也且予
之國乃足下父母之邦合肥之城乃足下邱隴桑梓之鄉寧
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竝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
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
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
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怠情於勞親哉功名富貴
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
予當棄前非乃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

矣

明兵克廬州左君弼奔泮復守陳州太祖手書
招諭君弼猶豫未決後歸其母始感泣納款

明太祖與樞密許榮書去年謁帳下知相公豪傑天不虛生
既不爲逐鹿之謀又不爲尉佗之計惟欲保護鄉里以待真
主不知當今天下真主誰足以當之高明自有灼見今遣胡
大海奉候起居襲衣尙恩用嘉乃勳

又追封鄱陽殉難功臣詔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
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於鄱
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一不報何以慰死者之
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吳元年諭中書省臣
追封廟祀者三十五

人內六人封廬
州諸縣子男

明憲宗賜南京兵部尙書薛遠勅卿以通敏之才發身科第
累官司徒載官司馬曾總兩廣之軍儲今參南都之機務克

殫勞勩方切倚毘但卿嘗以老疾力求休致茲允所請命還鄉里從容調攝用臻康寧日與故人徜徉林泉之間訓迪子姓化導鄉邦以成風俗之美以享太平之福

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屢請休致

至是尤之
遠無爲人

言時政疏

漢劉般居巢侯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捕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

永平中禁民二業又因牛疫通使區種增耕吏下檢結失

實爲百姓忠帝
從般言止之

薦居巢侯劉愷疏

賈逵

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
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
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前世
扶陽侯韋元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郿侯鄧彪竝以高行絜身
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空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尙德之美

愷以居巢侯辭讓其弟憲逃逝七年奉司

奏請絕愷國

薦前司徒劉愷疏

陳忠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首鼎足居職協和陰

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
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
議咸稱太常朱偃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並爲樣
屬具知其能偃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
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魯士致
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頗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
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
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
卓異以厭衆望

愷以永寧元年稱病致仕安帝卽位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加賜奏上徵拜太尉

薦廬江周興疏

陳忠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

列於經典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
 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
 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
 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又俗
 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
 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選誠可歎惜廬江周榮子與
為郎中有名譽
 疏人拜尚書郎

遺魯蕭書

劉子揚

方今天下豪傑竝起吾子委才尤宐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
 滯於東城近鄉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開
 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

速之

肅將百餘人至居巢西家曲河繪
祖母亡還東城子揚以書促之

陶公哀辭

張昭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
仁令舒及廬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
以清蠹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啟
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
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
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

漢興平元年陶
謙東征略定琅

邪東海諸縣歸
病卒年六十二

青龍元年疏

魏滿寵

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達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

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

孫權屢向合肥寵欲誘之登陸奏上蔣濟

以爲不宜示弱寵再疏卒從其言

又

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釋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

與廬江太守劉靖書

應璩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

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
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蠲寡孤獨蒙
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撓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
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靖以廬
江太守

轉河內後爲河南尹其
爲政類如書中所言

正元二年表

卅邱儉

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兇暴獲成大功與高祖
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
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
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
稷安主爲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

師之罪宐加大辟以彰奸慝春秋之義

儉與文欽等起兵討司馬師言師有大罪

十一後兵敗奔慎縣被殺

請宥周瑜子疏

吳諸葛瑾

故將軍周瑜子允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尙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中以丹書重以盟誼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

報德明功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
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允降爲匹夫益可悼
傷竊爲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允歸訴乞旬餘罪還兵
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瑜子封都鄉侯赤烏
二年以罪徙宜陵奏上許之

鎮姑孰表

晉劉毅

忝任此州地不爲曠西界荒餘密邇寇敵北垂蕭條土氣疆
獷民不識義唯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
不戰寔非空乏所能獨撫請輔國將軍張暢領淮南安豐梁
國三郡義熙二年上時豫州邊荒後乃以壽春常爲州治

請復二豫啓

齊王儉

愚意政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爲
阻若使州任得才鹵動要有聲問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
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
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
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實少安不
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如聞西豫力
役尙復應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戶益薄於其實益復何足云
齊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吏民寡削分
置兩州捐費甚多詔省南豫啓上不從

請還廬江啓

沈 憲

二豫分置以桑墾子亭爲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內悉
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

豫廬江還西豫

永明二年割揚州之宣城淮南汝州之汝陽
譙臨江廬江六郡復置南豫四年從憲所請

仍以廬
江還之

請以廬江還南豫啓

殷 灑

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
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益但寄治
譙歷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
濱帶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爲便利遠來
西豫非其所願郡領濶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爲
益不少府州新創異於舊藩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
分置

永明七年啓上尚書參議往年慮邊廬
須實故啓廻換今淮泗無虞宜許所牒

八公山賦

梁 吳 均

峻極之山蓄聖表仙南參差而望越北邈迤而懷燕爾其盤
桓基固含陽藏霧絕壁嶮巖層巖回互桂皎月而常圓雲望
空而自布袖以華閭帶以潛淮文星亂石藻日流階若夫神
基巨鎮卓犖荆河箕風畢雨育嶺生峩高岑直兮蔽景修阪
出兮架天以迎雲而就日若從漢而迴山露沍葉而原淨花
照磯而岫鮮促嶂萬尋平崖億絕上披紫而生烟傍帶花而
來雪維英王兮好仙會八公兮小山駕飛龍兮翩翩高馳翔
兮翀天

請伐梁疏略

魏元澄

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
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

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
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
敵之虛豫勤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
津霍嶺必成徒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
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旣成襄陵方
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

梁武帝天監二年魏
任城王請兵南伐

進嘉禾表

唐符載

臣載言得廬州刺史裴靖狀稱巢縣百姓唐海母喪廬墓手
自耕植以備祠祭無何於粟田之中輒產嘉禾一本六穗一
本五穗卽時差錄事參軍朱寧攷驗事狀明白臣聞感天地
者存乎誠通神明者極於孝蘊而爲精粹發而爲禎祥上穹

與之獻酬后土爲之泄露故使騰芳高隴擢穎清秋冠九穀
之英英增大田之藹藹此皆由陛下聖德茂鴻化洽名教立
風俗厚生人之內有淳孝靈瑞之下有嘉禾邁風烈於前王
煥丹青於唐紀不然何幽贊冥答其若是乎臣猥以鈍劣祇
守風土宜陛下之恩澤撫陛下之庶眦觀茲盛美光榮耳目
不勝懼忭踴躍之至

上淮南節度使書

李翱

翱自十五後卽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未嘗不以及
物爲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爲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爲讐
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
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

故未嘗不及於取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爲學者以抄集爲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爲興學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爲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爲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辦者爲良吏適時者爲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爲官不敢苟求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爲先以戢豪吏爲務以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爲利於私者無不諱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其一二爲恨耳自到郡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碎侵物影從前之失太深不合條上者縱未窮盡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卽須使司處置已有申上者未

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竝賜處分則當州里無弊矣蓋古人
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翱不肖旣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
此其又何敢不言翱再拜翱爲廬州刺史時方條上州事未
下因再請處分

歐後漢慎令劉君墓碑

宋 歐陽修

右漢慎令劉君墓碑今在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字伯麟
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
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同高明
柔克鬼神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
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
常思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錄之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蘇 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
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
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
晝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
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
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
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
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書其所見者乎

題鞠城銘

周必大

李公麟字伯時堂弟棗字德素南唐李先主昇四世孫竝登
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邁往善論人物

如璧共爲山澤之游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典獄宜
春作鞠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

又跋包孝肅公帖

右包孝肅公自帥鄉部坐失保任降知池州與同年手帖一
通惟公剛正之名至今播在人口國史本傳云性峭直然惡
苛刻務重厚嫉惡雖至人情不及卽推以忠恕未嘗僞色辭
以悅人不爲苟合不作私書親舊干請一切絕之今觀此帖
亦非絕物離人者也後有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五月
男珙奉命勒石按公以天聖五年登甲科當天禧時公猶未
仕而於數年前垂訓如此當考嘉定壬戌八月辛卯平園老
叟周某書而歸之臨川梁世昌光遠

題濡須王樞密奏疏後

眞德秀

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阜陵片言寤意遂定君
臣之契不十年間叅知鼎任獨幹斗樞明礪駿烈爲一時名
輔弼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猷在闕廷多能道公秉政時事
某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鎮撫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
向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
通判汀州杵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
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爲人英邁卓犖
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瑯章刻句自以爲工
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故不見集中豈以
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耶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

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淑賢攢於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埃

余廷心篆書後

明 宋 濂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借叔能往見公獎勵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

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元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又跋合肥令呂君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燧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官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專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朱梟爲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

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
顧乃視爲迂遠進頓之器豈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泉之事與
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
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
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
爲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爲政之要而非刀
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
末如此云

續漢書
泉作泉

又跋馬性圖後

節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贈龍山友人李元中按傳記謂公麟及
二弟公庚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爲龍山三李今公麟

稱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又題李伯時山莊圖後

龍舒李伯時作山莊圖爲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旣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善畫嘗爲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卽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爲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

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爲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澹巖居士張徵所題識徵字新仲其視伯時爲舅氏建炎三年己酉時爲御史中丞二月己巳上疏劾黃潛善汪伯彥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尙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徵謂自右轄得請潯陽海竄回雁者蓋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徵亦奇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濂唯掇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季卽伯時公庚元中小山卽梁何點及其弟允常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

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徵舉之以爲言耳因并著之

禮部議功臣諡號疏

有元失馭四海糜沸英傑之士或率義旅或障一方泯泯紛紛莫知所屬真主奮興不期自至龍行而雲虎嘯而風若楚國廖永安等七人者皆熊羆之士膂力之臣或陷敵歿陣或遭變捐軀義與忠俱身先業隕陛下混一天下追功隆封爵祿及子孫享祀配廟庭秩報已崇易名非誇臣謹以赴敵逢難諡永安曰武閔殺身克戎諡通海曰忠烈奉上致果諡德勝曰忠毅桑世傑業封永義侯與漢光武封寇恂景丹同卽用爲諡

洪武六年議上八年皆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共諡七人今

止錄廬
州四人

革芽茶疏

曹 琥

爲節貢獻以蘇民困事臣聞古昔帝王忍嗜慾節貢獻或罷
或卻詔戒丁寧蓋不欲以一人之奉而困天下之民以養人
之物而詭害人之患此所以澤及生民而法垂後世也查得
本府額貢芽茶歲不過二十斤邇年額貢之外有寧王府之
貢有鎮守太監之貢是三貢者有芽茶之徵有細茶之徵始
於方春迄於首夏官校臨門急如星火農夫蠶婦或相對而
泣或困怨而怒有不可勝言者如鎮守歲辦干有餘斤不知
實貢朝廷者幾何寧府正德十年取去芽茶一千二百斤細
茶六千斤今歲取去芽茶一千斤細茶八千斤不知實貢朝

廷者幾何亦不暇論也近日撫州千戶吳隆齋執牌面到府內稱舍人秦欽傳奉令旨去年進貢不敷要得加添數日其令旨之有無臣不得而知若傳奉之應否臣不能不爲之寒心也凡此自關國體臣不敢過爲之慮若此貢之害臣不容不爲陛下悉數之方春之時正直耕蠶而男婦廢業害一二麥未登民難於食而促之使不聊生害二及歸之官又揀擇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採集坐索高價芽茶一斤賣銀一兩猶恐不得害三或採取過時括市殆盡計無所出則斂財物求官校以營免禍害四官校乘機私買貨賣遂使小民相戒不敢入市害五凡此五不遑者皆切民之深患致禍之本源今若不言後當有悔伏望陛下特降綸音罷此

頁獻實一方萬萬年無疆之福

時宸濠逆迹頗露疏官江右知之故疏中并有寒心之語

請蠲賑疏

龍 誥

奏爲十分重大災傷地方復罹異常凶札旱澇乞恩分豁稅糧賑恤困窮以安殘民事據合肥縣申本縣地方連歲凶荒去年尤慘已蒙撫按奏允糧草及大發錢糧賑濟又給散牛具子種勸民趁時佈種不料窮民命薄瘟疫流行鄉市人家不問官民老少悉皆傳染雖蒙本府分役差官捫門問疾逐村施藥既給之薑茶又賑以食米奈何藥不勝病人莫勝天愈治愈病愈病愈死一門之內多者十數口少者三五口甚有舉家染病無人炊爨闔門就死無人殮葬者已蒙本府設立義塚收瘞無主屍骸免其暴露及被人割食卽今沿鄉田

地無人耕種沿村房屋無人居住閒有一二未病可過之家
佈種及時奈此將熟而遭天風地火之變彼方長而值冷露
陰霧之災已經告縣申府轉達卽今夏麥定等徵收未見全
豁秋糧移文追解不蒙寬免生計愈危艱窘愈甚告乞轉達
憐憫庶使殘民得生等因爲照廬州地方廣闊博濟實難人
民衆多疏虞莫測重懷邦本痛恤民災臣訪之父老詢之士
夫僉謂宏治十六年廬民亦嘗染疫而病死者數萬未嘗如
今歲之旣染疫而復重之以災也正德三年廬民亦嘗罹災
而饑死者數萬未嘗如今歲之旣罹災而復繼之以疫也大
祲大扎竝遭於一時荒市荒村益慘於舊歲舊歲饑荒在民
者尙有子女衣物可賣今則更無可賣者在官者尙有倉

庫錢糧可發今則更無可發者也公私俱竭鄉市索然此又
皆巡撫巡按及賑濟侍郎郎中等官所目擊而耳聞者也臣
又查得合肥六安巢三州縣拋荒地或十分或九分八分
截長補短已耕者不及二分英山霍山舒城無爲廬江五州
縣拋荒地或九分或八分或七分截長補短已耕者不足
三分就使今年天無絕人絕物之理秋有一分二分之收殘
民之度命且難國課之輸官奚辦而況蝗蝻之害伊邇頻壽
之閒是雖一二分之收尙未可保其將來豐歉何如也伏望
皇上委曲保安始終救活勅戶部將本府所屬州縣人戶今
年秋糧馬草盡數除豁及將夏稅照例停免仍乞計處錢糧
再加賑恤庶窮民不致於失所地方可保於無虞臣召災殃

民首當罷黜謹味死陳瀆

請救緩徵蠲賑疏

李 箋

爲鳳廬被寇益慘遺黎農事多廢懇乞勅緩豫徵兼諭蠲賑
事臣生長祖宗湯沐之鄉正逢堯舜焦勞之際身罹寇變目
擊民艱痛不止於切膚情難已於瀝血切惟中原大勢莫要
於兩淮而鳳廬二郡尤爲根本之地一則王氣首鍾陵寢奠
焉二則東連淮陽爲漕運咽喉鹽厥經絡三則屏蔽陪京江
南半壁倚以帖安四則內有巢湖順流通江爲皇祖龍飛初
度直抵江東采石之津五則北接山東淮海奔注與登萊一
葦相通心腹要害之地未有喫緊於此者也是以鳳廬安危
不但急於邊圉亦不但急於藩省而已數年以來寇禍日烈

前春正月侵廬鳳掠英霍六舒潁壽蕭山等處搜殺崖谷尸
僵千里三四月間賊回楚僅存之氓忍食樹皮以犁荒草甫
至閏四月五月邸報皖桐官兵失事知賊又返轡南掠矣攻
皖之賊尙在英霍則又已侵廬矣又云浦六告急則已在鳳
廬東界矣風鶴驚奔耕耔俱廢不知小民何以聊生何以輸
貢也大抵民命既不堪而有司催科束於功令又不敢實報
災傷當年糧餉在去年已預征一半尤難者今年秋限卽嚴
比預征耳夫國家兵餉原爲除寇安民誰不仰體深仁知預
征非得已哉而臣竊以我皇上護惜重地必先加意風廬故
敢爲殘民請命冀今日之必有特恩也殘破等處姑緩預征
饑饉之民稍賜蠲免并諭有司多方賑濟安准急著卽寓於

斯蓋凡流寇之蔓延以內有土寇也楚豫之禍曩政坐此今
淮之土寇亦稍蠢動矣此等不過饑民所化及今軫卹饑民
卽所以收拾土寇而收拾土寇卽可以撲滅流賊懲往善後
惟聖明注意天下幸甚

崇禎九年上時
發以舉人謁選

廬陽喜雨記

陳 儒

廬陽雨曷維其記諸昔者孔子作春秋凡雨有每時而一書
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有歷時而總書者君子謂其無志於
民是故考其書而事應昭矣夫惡得而弗記乎我明天子御
極軫念民暑不遑暇食乃歲乙巳春下詔曰朕每念四方水
旱如履淵冰其詔天下守令各子惠困窮用稱朕意一時中
外臣工罔不兢兢然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維夏四月儒自

陝被命量移廬州時歲旱視事甫三日卽從請大夫禱於山川越三日雨未足又越七日戊午太守仁和張公瀚循行阡陌至自壽春甫入郊卽雨君子謂隨車之澤其信然乎哉過此五月不雨六月復不雨太守有憂色乃洗心齋戒敬告百神越七日不雨復爲文禱於西郊如初禮不雨乃徒跣暨別駕晏子若川及儒禱於南郊如初禮時亢陽益烈燥石流金民用洶洶公義形於色將變置社稷子曰姑少俟三日僉曰諾越翼日太守方輿二三子議改於堂俄而淒然颯然林谷響應少頃則雷電交作溜石浮階平地忽三四尺而浮槎大潏諸山陰雲閃爍大雨方百里厥明勾萌秀實百穀用登噫嘻休哉其我廬人之慶乎公乃揖余曰天久不雨余將謝政

以答天譴以謝我民乃猶未忍絕式昭明賜子盍識之維僞
病廢久矣何能爲役因憶疇昔守東郡暨左轄東藩時每禱
輒應屢獲豐年乃茲復覩盛美亦何能已於言哉謹按洪範
庶徵曰肅時雨若曰僭恒暘若感召之幾其應如響惟公循
良大政深入民心固非待禱而後應者矧遇裁而懼拯溺拯
焚不遺餘力益自諸執事僕御罔敢怠者而公之誠久而益
至則天之監觀其寧無以陰騭者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儒不佞敢紀其實迺續天休用對揚天子
休命是舉也諸在公者爲合肥縣知縣歐思賢爲府經歷章
俊知事梁貴照磨羅簧教授曾敬訓導張星曹昂張鐘葉尙
德王汝林法皆得書抑詩有之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觀者將

不以予言爲誣哉

靈雪記

楊賢

廬陽之地湖山獻翠雲雨時出在昔稱爲樂土至嘉靖乙巳冬沍寒愆期雨雪弗降天澤秘而三農之望絕矣顧不可憂乎時則太守張公偕諸寮衆禱於神明矢心誓德皇皇焉弗敢自寧夫豈爲虛空之務哉心民之心慮民之慮契神貺於蒼穹感天心於冥漠而雪於是乎效靈也夫雪之有無而政之善否昭焉故廬之人悅乎吾廬之政也然而雪之所施非特呈瑞於廬陽抑且漸被乎他郡但他郡之人悅乎吾廬與否吾固不得而必也或者又謂守如張則雪空若無俟於求者夫旱虐爲患自古有之況合江南北之地不閏有雪云者

是廬陽之雪固幸而有張公之心之政感之也且張公之德
精純粹美所以覆庇羣生而滋潤元化固有不假之外求而
可得者況今之雪又昭如也夫古之人冒寒而行乘輿而往
或爲之曲或爲之賦凡以樂是雪也而況張公之雪本以爲
吾民得耶太平之象天地之英而得以吟詠俯仰於其間則
心神俱豁乾坤共泰不知其樂又當爲何如也吾爲張公之
貳素餐無益誠有不敢以此自居者但見而知企而慕飲玉
屑以洗吾心竊善政以雪吾恥是故吾之所私淑於張公者
夫吾固有立雪之心公亦有得雪之喜一時其事顧可泯焉
而無所聞乎故敢以爲是記使後之來者知所自云

浮槎山靈雨記

胡時化

國朝洪武初革梁縣以益合肥乃廬附邑也縣東北二舍有山曰浮槎傳昔蕭梁布黃金於此山泉清冽宋嘉祐中郡守李公謹飲而甘以遺歐陽文忠文忠記之以李爲知泉者乳泉漫流涓涓可愛人知泉之勝矣亦知山之靈乎惟山崱峿唐端平二年始建廟祠白龍神赫赫厥靈振古如茲凡禱雨必應應必速往不暇論卽余所親承事者隆慶壬申夏旱魃爲虐甚患之設壇南郭之岡拜迎龍神以捍患也神倏變動驅前旋後眾莫能留余亦隨行百姓遮道匪靈也而曷以哉時則主事惟虔郡伯嘉禾春宇張公也已乃癸酉雨暘時若神工斂寂惟茲夏疇乏雨禾虞稿瘁車戽而灌者罔少怠民情疚亟郡伯元城豫齋吳公先民之憂乃率同官諸屬戒行

壇禮如初越三日命余詣山祈神余行將暴身遙望山嶺雲
陰布濩頃攝衣而上額神降山麓則雨零零下也不數里雷
電震擊大雨霪霏朝曳履而行暮鞭笻以渡匪靈也而曷以
哉又一日護城民有言其地未寤足者余爲文禱之曰護城
卽近城也民望應禱今猶昨也神惠無私而忍靳施耶是夕
復沾霖霖田疇充給物情躡鬯訝神之麻匪靈也而又曷以
哉先儒謂祈禱有雨非靈驗爲適然余竊疑之夫氣蒸而爲
雨是也必吾氣流通浹洽斯能感召不然何其無所禱而不
應耶又何禱之誠不誠而應之至不至耶禱而遂應靈貺所
昭不可盡謂適然矣余有感作靈雨記而以靈名示速也亦
以志喜也後吏茲土者有爲民之心其知敬神永永無斁

山水城池議

黃道日

子登蜀山見城中旺氣索然僧謂此山向時竹木蒼鬱五色
氣常亘天近山且童矣安得不爾子聽之愀然蓋往年山屬
於官卽刈草以代各衛之薪斧斤尙以時入自後佃之於民
則牛羊之牧樵采之加不待日夜之息甚至掘及草根浮土
近尺零雨旣降豈能復日增而高乎乃歲入租價不過四十
餘金耳至岡壘道路居民又復任情興作夷高爲平截連爲
斷或田或屋或坑或塹遇有石之處穿鑿日深受氣髮薄是
以登朝者旋植旋仆營產者倏豐倏凋世家無三代之傳岫
起鮮沒身之奉兼之差役不時斧資罄竭窮極發生民頑盜
橫仰思全盛邈乎莫追卽舊仕於此者多膺殊擢今且去或

以被劾或以聞訃或未久而沈疴或將遷而就木嗚呼地理說非杳茫詎忍斷而傷之以至此乎儻謂山爲城中頭頂盡歲入而捐之不復征俾草木得以長養而居民之芻牧者有罰井山之肩背脊脊不得爲屋爲田爲坑爲塹夷者培之斷者補之採石者令實其窟而絕其將來此亦上下所陰受之福也然山水又非可異視城中有河則雞鳴諸山之水所由入湖之道今闊者日窄深者日淺水漲滿城爲壑而雨止卽同陸地向亦有圖濬之者甲可乙否美議不終惜哉今誠欲清兩岸舊址疏浚挑挖重開東西二關令舟船得以往來城中自非任怨任勞豈能有所幹濟若夫城下之地所以載牆而見小者謂可佃於民取其租息民得轉相重賃麥則麥圖

則園鑿之鋤之土疏塊散因致成基淺薄濠竝填塞所得幾何而年年修城之費反不可以數計歷年再久又不知當作何狀矣速行禁止直且夕之衛已哉此係一方保障壞之以歲月不之覺而新之於一旦難爲功偶書於冊徐觀天人之會

地理辨

朱 鑄

按祝氏著方輿勝覽成於宋理宗嘉熙三年己亥馬氏著文獻通考成於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馬氏考廬之所自本左傳漢書以爲古廬子國祝氏以舊經爲非謂左氏自廬以往乃中廬之地去合肥遠矣今按左氏文公十四年傳曰楚莊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伐舒蓼廬哉黎誘之杜氏註廬楚邑

戢黎廬大夫也又按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汪氏曰今家豐
路霍邱縣舊名蓼縣又按左氏文公十六年傳曰楚大饑庸
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爲賈曰不如伐庸自廬
以往振廩同食使廬戢黎侵庸按庸地襄陽之竹山也中廬
又襄陽之別邑由前言之則舒蓼於廬爲近由後言之則中
廬於庸爲近然左氏惟曰廬不曰中廬不知祝氏何據輒以
中廬爲廬而辯應劭之非又按前漢書地理志以中廬係之
南郡下後乃繼以廬江郡註引應劭曰故廬子國由是言之
竊恐漢儒亦非不知而謾言者今詳著於篇以俟考者自擇

云

地理辯

王萬年

廬江漢儒應劭以爲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之但知今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郡人高誨氏辯其當在廬江而曰或無爲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爲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爲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竝列爲廬江屬縣隋始併省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卽巢縣城口鎮置無爲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於漢晉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常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黎廬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爾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此曹操遣廬

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勅權破之遂以蒙爲廬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可考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治在潛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於合肥乃併省潛龍舒地置今縣而仍以廬江爲名景泰庚午修學築牆得宋建隆二年修縣治碑於土中祝況記曰廬江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庸爲列郡隋大業中改爲縣況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謂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併潛云何蓋考歷志吾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潛與龍舒亦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爲一可想也一統志以潛城古跡在廬江南二里左傳註廬江

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潛川又爲邑名則
潛之併爲廬江益明矣況今大城金斗城濠隍儼然形勢亦
壯安知非其廢址歟但班固漢志註潛天柱山在南有祠范
蔚宗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潛之在安慶者言固雖
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
治水足跡遍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尙有與今不合而況於固
乎范蔚宗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潛名自春秋戰
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安慶本漢皖城後爲懷寧縣清
朝玉照二鄉宋人於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
年始析置縣名曰潛山安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者而紊之耶
且二縣俱以山名又非指曰潛也不然則潛江之潛於潛之

潛皆可言潛矣噫世遠跡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而已烏敢盡信書哉

郭蝶公五先棄序

艾南英

廬爲州當古淮南壽春之枝境春秋時常以巢舒英六疇側吳楚強大國之間竟用力戰而後服爲雄故其人率能以智力自將亞父一不用於楚而漢業成周公瑾機神權略遂佐孫氏霸有江東鼎峙而分天下自濡須肥水之後南北常視爲存亡及明太祖受天命始渡江得巢湖舟師以濟軍當是時蝶公之族從征行授都統萬戶者數人天下既定越數代而蝶公以明經子弟用古文奇學傾動海內亦其勢然也然子嘗竊怪其地大以腴民習耕鬪而文章斐然自兩漢迄今

無聞者獨一淮南安安辯博能文辭使詁離騷且受詔日食
時上所作內外篇予嘗讀之其書皆周秦以來散見別出鎔
字爲句鎔句爲篇若範雜金而爲器如出一手故予嘗目之
爲冶人意非王能自爲頗疑其客八公之屬爲之今考其地
皆廬產也然王又以黃白術致神其說者以爲雞犬皆仙予
嘗思之此爲王文章寓言耳合莊列管韓荀卿呂覽之言以
成書使微者以顯散者以貫此與變鐵石煮丹砂爲黃金何
異蓋淮南之後千有餘年而得蝶公蝶公爲文苞孕百氏肆
筆成文一句字不自古人不言也考其淵源既已如淮南內
外篇然安生西漢之初天下藏書未盡出所見僅數種而蝶
公當今日周秦之秘汲冢孔壁之藏與夫漢魏唐宋以來瑰

奇怪偉可悅之書博取而融裁且什倍之疑八公之屬力未
辨此其所得心而成文者又制舉業也此如詩之有近體文
之有四六欲使古人之書層見錯出如吾才焉噫亦盛矣視
淮南之兼儒墨合名法漫羨無所歸其爲力難易相去何如
也而蝶公又以其餘治神仙黃白方技迂怪之說如八公所
爲好之惟恐不至豈蝶公亦以自寓其文耶予嘗謂集數聖
人之道以成一聖如冶人者惟吾夫子集數人之書如出一
書者惟淮南安充其說液物爲金液金爲氣化形而返神如
僚之丸秋之爽以是證道又以爲文之寓言吾懼蝶公之未
有止也雖然吾與蝶公言意氣卓然使人有封狼居胥之想
蓋將爲公瑾耶抑鬱鬱不得志因放且詭焉以自寄於其鄉

巢父左慈之間耶則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盡蝶公蝶公舊字無文謂不待文而興也今又取孟子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之言名其槩曰五先合無文之義而推之蝶公爲人可以慨然而想矣

賑濟條議

王寔大

救荒之法有賑粥散米二事然利害各居其半訪之故老所聞糝之寒家先祖父所行故事爲諸君詳陳之設粥之利爲惠溥而所及遠苟非甚飢卽顧惜體面是無濫冒之弊矣而其爲害則甚多以賑粥無限界無彼此任東西南北聚千百人而且旦哺之或生不測是害在地方也飢者曠一日之工伺數盃之粥使生業俱廢是害在飢戶也以一粥場計獨須

二金內外以煮石米計柴草約用二錢燒鍋挑水須用五人
工食須一錢五分監粥場者三人又費一錢是一日一場
之雜費須四錢餘也一月則十二兩零三月則三十六兩零
通計將四十金矣若置四粥場則一百六十金矣施米幾何
當此等雜費乎況侵漁升合弊且百出乎是害在費用也散
米之害止於冒名多報而已而其利則甚多賑有限界以外
外不得而與況遠方乎散米則一場定以一日或施者一家
各認數人於私宅給散是人不散矣則地方之利也或計口
散之或一月一散彼老弱歸家安坐而食壯者得以另爲生
計是飢戶得實濟也散米則雜費俱無弊端俱無計其所獲
又可散數百人是化無用爲有用也爲今之計莫若兩利而

俱存之始用賑粥之名繼用散米之實計捐之多寡爲賑之遠近設立粥簿數本擇鄉里之公直者一二人主其事逐戶報名其稍可自給者必不屑有食粥之名其與是者必是飢戶然後按簿而給以粥數日後乃散米又何有妄報之慮乎就使妄報一千之內不過百數此百數者必皆中貧之人與其雜費百六十金於無益之地曷若給之冒領之人粒粒皆有益乎是散米之有全利而無一害也若其不費監賑者之調度捐賑者之可以稻代米也是又其利之餘者利害相去不啻天淵另具規例如左

興革鉅務議

胡震亨

合肥縣爲條陳地方興革鉅務乞賜覆覈施行以貽生民永

理事內一款開稱起解錢糧舊僉大戶六十四名里戶苦於
賠累甲戶苦於科幫深爲民害議將解府銀巢縣兌軍米俱
本縣親自解運淮安銀縣丞解鳳陽倉米主簿典史分解鳳
陽倉麥縣丞主簿典史輪解南京揚州銀石梁鎮巡檢解餘
零星外府州縣快壯銀匠較頭解內除親解府銀不設水腳
外餘俱量地方之遠近解之難易設有水腳并差錢不致賠
累仍定規銀匠傾銷每銀五十兩外給炭耗銀一錢五分等
因通詳去後蒙府轉詳兵備副使賈批當此民窮財盡之時
亟宜詳革弊端然議革而不可行或行之未久而罷革猶弗
革也何也以其徒知革弊而不能爲之計久遠畱有餘不盡
之意此所以苦而不可行也今該縣議革大戶一應錢糧除

親解外其餘差解水陸錢糧皆計其往來之費增添水腳以至貴賤盈縮靡不經理周悉既可省大戶無窮之累而亦不至于困民以病官庶乎經久可行矣然所添之水腳卽所議減賦役內之一千七百元不加賦而用自足計莫善于此也悉准如議仍刊刻成書永爲遵守此不但可行之于一邑凡有大戶州縣皆可行也如刻完卽送三十冊赴本道以憑轉發爲式仍候兩院詳行繳各院已經批詳遵照刊載賦役成規立石縣前永爲奉行者

裁革僉報庫吏文

嚴爾珪

廬州府爲直隸廬屬第一弊政懇憲立法更始以甦民困事照得庫吏守藏往往乘官府之疏懈營出入之繳羨鑽謀充

役此恆情也但少加清覈弊端自絕何嘗以積骨筭庫卽爲不可詰之奸哉凡財賦充物之地率遵用之稱舊典矣獨處屬不知起自何年黠僉股實農民拘充庫吏小民有擔石之儲者長如湯火職初謁選道出廬陽親見奔逃求免苦狀萬千以爲世閒咄咄怪事隨聞禁革不數年而復略計其害有四僉報時搖動合屬富民指甲換乙免脫雉羅衙蠹之多方嚇取不肖有司之屬厭推求現充者吸髓敲筋倖免者亦遭殘破一也著役後頂首不費之需與同役公禮私禮竝種種無名派費立捐囊橐甚至一二千金二也本官經年交際及各項支用日逐支給等費自非賢者必倚辦於庫吏甚而立名巧取無處算償三也紙贖逋額奉上行緊急輒責庫那解

已解之後本官視爲往事任衙憲恣侵不行追補四也凡此
害苦皆緣殷實二字插標作祟以爲既經僉點賠累應然雖
傾其家不顧而本人起自田間或繇執袴多不識籌算爲何
物會計爲何事往往倩人管理益飽奸橐無惑乎十室九空
當之必破令一下而無寧逃死於四方政猛於虎此之謂也
今急解倒懸惟有永禁僉點仍照江南通行用現役轉考吏
遴其土著殷實者爲之據職管見并不必一年議代只以三
月爲期季終更換此其便亦有四經管日淺不暇營窟一也
交盤期近錢糧不時清楚二也本非殷實無所垂涎三也無
人暗墊出入必稽免奸蠹漁獵四也而喫緊在於本官親收
親放不令帑錢輕入細人手則庫吏不過掌數登記而已何

從困利又何自而作奸哉說者曰遴選殷實農民充承庫吏
曾經奉旨不可更此天啟七年逆璫專政時事例也現今江
南諸郡未嘗行之且使聖天子知其害民如此固當朝聞夕
罷又豈惜此涓滴之微助也今合照府州縣額解助工銀兩
仍令現役管庫吏四季分任輸納季終無過仍照助工一年
作實歷三年事例准於役滿送考算實歷九箇月且永革頂
首及一切派費銀兩此人情所樂從既於功令無悖而轉移
之閒出廬民於湯火倘蒙俯允通行各州縣幸甚

府帖

廬州府爲拾遺直以奉揚德意事奉禮部勤字八百五十八
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完題臣節該伏覩詔書內一款宏

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內外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調陞改充軍爲民等項備查事情奏請定奪等因查得戴銑張輝各官事情外原任戶部清吏司主事曹琥於正德七年八月爲擴大恩容忠直以全治體事節奉武宗皇帝聖旨曹琥這厮出位妄言顯有朋比免掣問對品調外任調河南府通判改雲南尋甸軍民府通判歷陞鞏昌府知府故論救周廣首恭錢寧之惡存心中鯁合量加卹典以慰幽忠奉聖旨曹琥贈光祿寺卿與祭一壇翰林院各撰祭文行各官原籍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遣本府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卽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等因須至帖者

同鄉公揭

原任兵部左侍郎吳光義開封府知府吳士講刑部主事葉士彥工部主事方夢禎大理寺評事任天成南京工部郎中吳開允原主事改教授朱芾煌知州葛遇朝知縣王寔大郝錦張宏任舉人畢翊周張大受李當泰關世隆陶開慶王孫振汪伯位馬之光束四箴揭爲鄉紳竭力城守臨難捐軀抗節輿論交孚羣情咸悼懇賜特疏表章從優軫卹以慰忠魂以維世道事原任翰林院編修胡守恆繇戊辰科進士司李吳興以政成異等召入讀書中秘書會皇太子出閣選充講讀官分較禮闈所居職業皆以實心任事靖共匪懈著聞其爲司李也競練互氓茹吐咸宜寓執法於平反之中嚴疏品於

獎勸之內兩浙至今思之芾棠畏壘不獨吳興一郡已也其較士也兩分省試一預南宮先後得人於斯爲盛其司講讀也瞻前星卽儼對異日之堯舜端蒙養卽退思億載之昇平論思比及三年啟沃功爲最著至其雍穆無怨於邦家孝友克諧於族姓公事籍其迎刃之剗裁交游欽其飲醇之德量雖未竟厥施已共識爲公輔之重器矣自乙亥寇延江北本宦念城守單薄備禦空虛親處危城日夜流涕以主恩隆重未敢言歸至庚辰之秋方敢請假一遂烏私乃連歲奇荒析骸易子萊舞未及爲歡推曷已藪百瘁蠲賑不遺餘力勸輸嘔盡苦心所著有荒政約言一書可覆按也去秋以萊五營劇寇以撫爲囑遂偏處舒桐之間獻賊敗殘之餘悉甲來附

延袤五百里盡爲賊藪鄉村焚掠無餘城郭攻圍不息舒令已報丁艱謝事未去衆心惶惑不知所爲本宦出資修城築隄躬任營度不辭勞勩晝夜登陴防守七閱月幸保無虞乃舒民旣已苦賊又復苦兵賊流於外猶有藩籬可隔兵篋於內竟無窟穴可逃兵旣不殺賊而殺民民乃不讐賊而讐兵矣兵原素與賊通至此兵與賊合遂潰不可支自四月初一至初三盡銳力攻礮火衝車百道齊發本宦立散千金募死士縋城殺賊屢有斬獲賊復以牛皮遮蓋穴城數處又以猛火灼油殺之於穴內及至內外援絕櫓焚城陷本宦乃衣冠望闕泣拜與家人別竟以死自誓矣時有環泣圍繞請其割鬚微服猶可避去者本宦毅然叱之曰我爲天子文學侍從

之臣豈可見辱於賊且去復何之此我見危授命時矣於時
白刃交脅本宦罵不絕聲身被數十槍洞胷裂腹血濺城頭
以死先是攻城之前一日賊忽射書入城謂鄉宦原非守土
之官何苦堅守不下將次第掘其墳墓以相恐嚇不顧也嗟
乎自寇患以來敵鄉之以殉難見稱者若原任大叅盧謙原
任御史馬如蛟皆蒙公論之闡發聖代之褒崇所以臣竝共
勸於作忠士風咸競於立節至於本宦講讀著勞於前捐賑
城守竭力於後卽考終牖下已在優卹甄敘之條况復大節
凜然甚慘甚烈傳之百世猶將興起例應請葬請祭或得更
邀易名之典或得遂沾世及之恩在聖朝自有淑世之彝章
司勳自有闡幽之常典而義等悼惜至誠秉彝攸好亦不敢

不據所見聞臚列上陳以備入告之採擇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祭壬午殉難官紳士民文

史可法

維崇禎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朔越祭日癸卯欽差
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防戶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
祭於直隸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興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
守恆南京光祿寺卿靖符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叅政畸人程
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趙君之璞廬州府經歷鄭君元
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畱君國
政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江君源洞黃君衷赤耆民

劉鉉等之靈曰嗚呼今年夏四月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
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余聞報淮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搥腕
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官紳士民何罪乎而乃堪此厄也
傷已秋九月余竣事于輸輓之役策馬西征目擊荒草迷途
煙炊斷絕遺骸匝地怨氣凝纏嗟哉死者不可紀極而生者
殘肢斷腕同於人甓之形抑更悲矣憶昔余之禦寇安慮也
馬首所及諸生迎于郊百姓迎於路賢士大夫候于庭相與
勵師徒畫籌策修守具備餼糧若同舟之遇風同室之助鬪
家人骨肉之誼何其肫然而今已矣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
蘇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
死乃在郡佐之大夫徯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累

繫殺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
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
刃賊眾整冠危坐誓死不疑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
慟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爲賢紳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
不難居是邦而非大夫意其臨難不知何如激烈乃束手就
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幸全其就木之餘生爲節義名卿
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饑
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余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
爲之請于朝如趙君之死于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疎
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于天地閒意趙君之死
無憾矣如太史胡君勳卿鏡君大參程君旗總趙君等或以

爲激變或以爲死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于天地閒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者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姓名要皆擗白刃而不悔寧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天地閒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而余又何憾乎余所慟者昊天不愍降此荼毒上不能矯箭控弦竭綿力于皖上受事之日滅此朝食次之兩淮督運不能決勝樽俎分符轉戰有獻俘斬馘之功下之不能周歷郡縣嬰城固守爲父老子弟議保聚數者無一遂祿祿取容而波瀾瀾倒於半載之內嗟嗟尙何言哉雖然余之罪大矣重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其白也羸衣蹶馬念止在民仗節臨戎

惟力是視諸公士民尙鑒茲哉余用是益自悲矣溝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下璽書祀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爲諸公者可以揚揚地下矣獨是千百萬億之士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畢至大小率從至今西望固陵東眺姥山南憑冷父之衢北極毛公之域淒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燄冥迷青燐滿目余之慟將何時而已也所願生爲怨苦之人死則化爲厲鬼以助余前驅翦爾仇讐也余有心爾能忖度余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聽余之言度余之心亦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歎余之饗矣

家書

史可法

運日賊犯六安已被殺敗我身體壯健不必挂懷今欲提兵
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
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到如此無可奈何痛甚痛甚

勸賑文

王寢太

蓋聞好生者天地之心凶荒者天地之運則當歉歲而圖救
修備儉己利人是能維挽天地之運而仰合天地之心者也
今年旱魃爲虐高原滌滌如洗如焚泉田墻田龜坼苗槁此
真十數年來未有之奇厄已方秋已藜藿不充難于一飽百
室懸磬村爨煙稀由冬以徂來夏何以堪之興言及此不覺
凜然于人已之共處阨危而身家之無以寧止也吾輩或薄
有所收或稍有所積除一身一家衣食而外俱爲長物當省

節煩費共圖救荒況濟人猶屬迂談而利己實爲切務從來
富貴功名子息壽數孰有不聽命于天者乎孰有不輕財好
施而受天之祐者乎今使蕩財資緣以博名高捐貲佞神以
祈壽嗣此盡人之所欲亦盡人之所共信也抑知僥倖于難
得之數覲覲于冥漠不可知之中彼不得者毋論已卽幸得
之而清夜拊心恐有自問難安者昔張益公帥蜀夢遊紫府
黃承事一朴素布衣耳以平糴見重于聖帝固知制行以濟
人爲要而濟人以救荒爲首也嗟乎世界好事無窮人行好
事又豈復有限與其慳惜守財較錙銖之末終蕩于敗類子
孫之手以致水火盜賊疾病官非之災何若各量已分力行
其德卽分文升合之少亦足濟一人一刻之飢推此以往吾

心無盡吾所救濟正未有盡也人之所感而頌者固天之所
申而佑者已茲具同善一筭以竝同里諸君其體天心而挽
厄運焉

募修巢由山祠引

張壽朋

巢由之時不必有巢由今日不可無巢由隱居者不必高談
巢由軒羽自負而用世者不可不推轂巢由觀巢由於巢由
之時堯舜爲救世觀巢由於今日我輩紛紛進用獵致榮顯
安得一恬淡寂寞之士與之振清風而激末流由隱居者求
巢由祇足以灰心而槁性顧由用世者味巢由則泠泠乎冰
其貪名嗜利之熱腸而脫不測之驚濤艤無疑之平岸甚哉
今日用世者重巢由也余別駕廬陽而巢爲屬邑邑以巢名

者爲巢由故里其山四面環抱幽深渾成眞若可居願其地
不毛惟巢由可隱故今日不能容隱士而能容僧僧則寄食
一鉢耳去一瓢不遠也余往來此輒憩止蓋以用世者有味
乎其中耶新安詹淑正過祠呼祠僧岳貴當作緣復謁余當
題辭亦復言山地荒廓疑有盜徒出沒爲行路者憂尙作緣
題詞可以容僧守此山則行路之人不虞盜余笑而答曰巢
惟一枝由惟一瓢是以無盜盜所由生世不巢由故也余之
祠巢由祠恬澹風世也恬澹不羣夫何盜之有

請沛獨租明詔疏

龔鼎孳

題爲臣郡無不破之城無可耕之人東作方興招徠宜亟懇
乞聖慈沛獨租之明詔收旣散之人心事流寇發難禍延數

省燎原滌川所共榛棘而盤桓出沒席險爲巢十餘年中無一寧日則至臣郡廬州而極往者攻城陷邑猶有餘燼可收而殺掠無遺支分節解靡城不破靡人不屠整飽怒酣不宥舍去則至去歲壬午而極壬午以前三四年間廬民以疫死餓死被兵死相殺死者無算閭無人色骨與邱平而血刃環推子遺爲埽寡妻孤子魂斷荒原剛戶口之全補災荒之半則至寇禍頻仍一年數十犯而極由今計之巢縣最先破舒城繼破合肥爲廬首邑亦竟破無爲六安廬江又破下至英山霍山則賊巢矣無日不破且合肥陷至四五巢無廬亦或二或三至舒六磔割尤異甚夫廬之爲州邑者八而今皆數破卽柰何有餘民乎故論臣郡於今日無有室家也燐火而

已無有流亡也溝壑而已無有招徠撫循也起死人肉白骨而已夫百人存一木無活理上之人能生全之猶吾民也況復棄去不顧非死則盜若之何其忍棄之且廬陽地連豎鎬此二三父老子弟悉高皇帝湯沐之遺民荷陛下十五年教養之澤至深至厚一旦去而爲盜與坐而待死此蚩蚩者不足惜豈所以稱勤卹元元培養根本至意乎臣謂及今收之猶可圖也過是亦少術矣夫恤民莫如勸耕種勸耕種莫如召流移召流移莫如蠲租給復伏乞亟下明詔將廬郡所屬一切本折起存錢糧及漕鳳遠海等米自十六年爲始酌蠲數年俾有司得一意撫綏小民得漸就生聚從此哀鴻稍集皆是呼耕問織輸租辦稅之人況乎天語一頒更有感激涕

零賣劍買牛之理人情國勢繫屬匪輕且江北兵荒之區不止臣郡淮揚鳳皖皆宜審量獨停捍留都而鞏二陵於是焉繫不獨爭此一隅也臣非不知邊腹多艱度支匱誦乃敢謬爲持論以窘司農但明知其決不能完而空留一催科之名爲有司之所借口賢者不能行其意不肖者因以遂其私德澤阻乎朝廷痛楚纏於井邑民愚難感國計仍何益乎若臣薄田數畝願與臣同鄉在京諸臣率先租賦以副就近輸納之旨不當在免例惟陛下留神鑒察賜之哀憐崇禎癸未奏上准免十三十四兩年逋賦并十六年分本折起存錢糧

牧箴

楊循吉

禹畫九州淮海惟揚有郡曰廬實拱燕鄴旣粟旣馬擅其雄

強爰設守臣俾牧是方厥重三輔弗與他諸侯同惟茲廬民
有朴有勤亦有惰器轉俗移風在守一人故治水者求源裁
木者培根苟正其身罔不遵矧茲同寅明農清旅祥刑司
厥淑慝靡常程式惟守守或匪賢四境貽咎然則下民雖愚
乃有好憎昭昭口議恒以是爲吏憑有去而惠利闔邦咨嗟
久益致思有怨詈稱述厥喙不遺故政不可不仁民不可不
畏奉公持平爾澤乃沛守臣封疆敢告有位

令箴

廬介江濱千里爲封方州大邑各牧其邦惟邇自挈惟遠界
州南帶廣津西控林邱文書往來日不停置郵蓋居上難居
下不易禮莫大於分矧於圖治設恃險遠以慢自貴匪特愆

厥度抑爾有民且亦效類然則邈邈疆土風氣懸殊有所弗
殊其情戚愉豈曰我強幹以刑爲拘豈曰我博愛流於墨徒
惟廉與公稗乃克鋤而良苗以舒故立政在嚴忘事在寬毋
惑厥口而講張妄言凡厥食祿大夫卽官事崇臨卑攸責孔
繁牧臣司境敢告待旃

帥箴

翼翼環衛設於神畿人不能無茲國不可無威或謂廬六並
置地有險易山林阻深盜賊出沒威在厥西六空不逞寧而
廬可恬嬉不知二帥連壤輔車相依古有格言安不忘危且
鷹揚五千年餉歲直憶道途勞瘁靡息捕野貙獍尚恐藉
克蓋民不自生必衛以兵兵非民不飽民非兵何益出塞効

力表裏互成故秣馬屯耕列營如星實以蕃民不以供使令
撫綏愛養屢著國程勿謂世吾役或可弗矜苟乖其方曷脫
蹶驚衛臣司武敢告執旌

